



學 小

李昌鑑

編者

劇本專集



尚 景 繪



小 書 印
小 店 行

娛樂不忘教育

李昌鑑書

影錄「昌鑑短帶集」
 事編「兒童戲院董事」
 事編「名片出品」
 事編「李三娘」
 事編「紅木出牆記」
 事編「大極宮」
 事編「威侮之夜」
 事編「英雄與美人」
 事編「秘密客」
 事編「白夫人」
 事編「一日」
 事編「舞女」
 事編「舞女」
 事編「苦海」
 事編「情淚」
 事編「國華」
 事編「孤燈」
 事編「片公」

影錄「昌鑑短帶集」
 事編「兒童戲院董事」
 事編「名片出品」
 事編「李三娘」
 事編「紅木出牆記」
 事編「大極宮」
 事編「威侮之夜」
 事編「英雄與美人」
 事編「秘密客」
 事編「白夫人」
 事編「一日」
 事編「舞女」
 事編「舞女」
 事編「苦海」
 事編「情淚」
 事編「國華」
 事編「孤燈」
 事編「片公」

而成功由勞力

丙戌年冬月
 佳原李昌鑑

選上海李昌鑑，字寄生，號辟風，年四十二歲，江蘇吳縣人。革命先鋒，十餘年黨務經驗豐富。曾任上海五卅運動會籌備處總幹事，上海工部局總辦，上海法界總商會總幹事，上海法界總商會總幹事，上海法界總商會總幹事。...

李昌鑑小傳

MG
I286.3
24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目 錄

- (一) 雪夜丐聲
- (二) 影名對話集
- (三) 貪小失大
- (四) 白菜上當
- (五) 錯中錯

長 篇 偵 探 奇 情 小 說

平 津 滬

轟 動

秘 密 客

李 昌 鑑 著

童 兒 劇 本 專 集

編 著 李 昌 鑑

發 行 者 吳 保 安

總 發 行 所

北 平 小 小 書 店

(前 外 觀 音 寺 三 四 號)

(電 話 三 局 四 〇 九 五 號)

天 津 總 經 售 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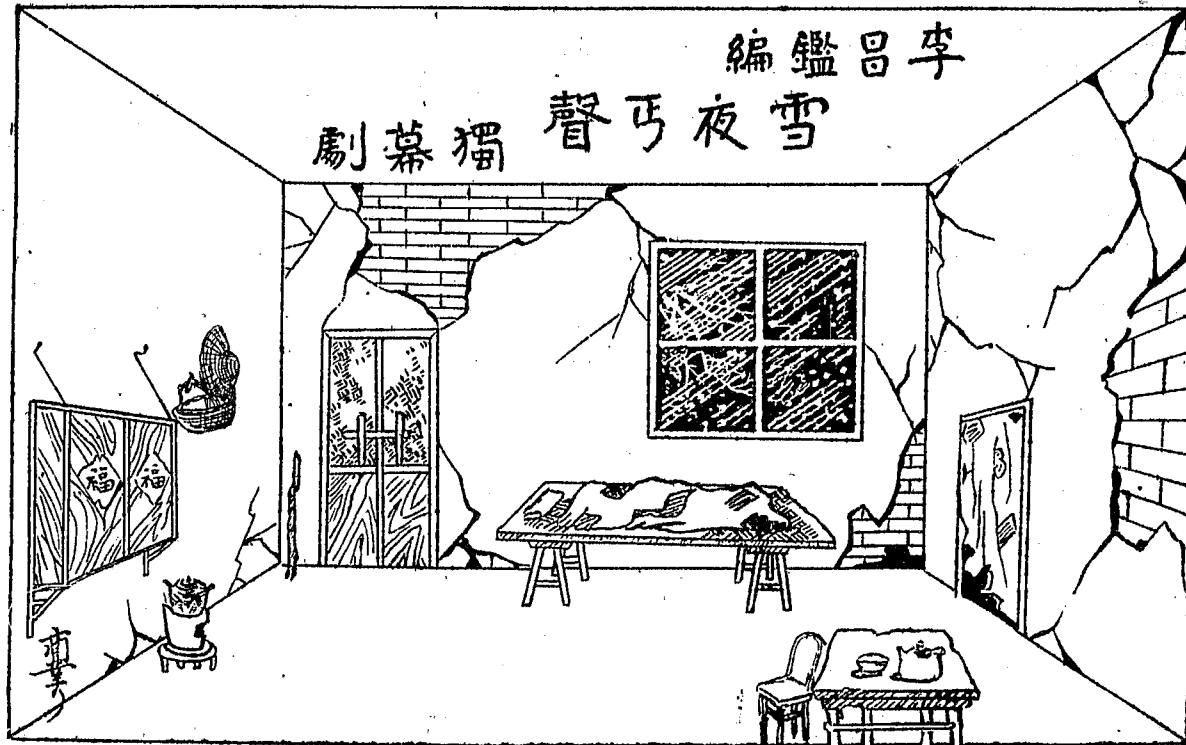
南 市 大 東 飯 店 內 商 業 公 司

電 話 二 局 〇 三 二 九

經 售 處 本 埠 及 外 埠 書 店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五 月 初 版

李昌鑑編
雪夜丐聲獨幕劇



李

雪夜丐聲

李昌鑑編

佈景：窮家庭 △右 窗 △左 景
人物：李老大 李母 李媽 李小燕 陳瑞鐘 馮先生
李秀英 金國華 偵探

幕啓：李母病於床上呻吟，李老大立於窗前看雪景
大：（吟詩）寒風凜凜雪花飛，凍死窮人管可憐，國運
變遷光復日，我兒爲國不見回……（白）唉；下了
三天的雪了，今天的風情得更大，我們窮人沒有吃
，沒有穿，不是凍死，也逃不了是餓死，天啦！爲
什麼要這樣的殘忍，我們窮人也是父母所養的，我
們沒有犯過罪，我們沒有做過壞事，記得在八年之
前，我是一個有錢的富翁，爲了日本人的破壞，弄
得我家破人亡，我的財產，毀滅在槍砲之下，我的
兒子，到內地去，五年多工夫音信全無，咳！大概
是爲國捐軀（奮然）歡迎！歡迎！歡迎國軍！歡迎
盟軍！他……他們都回來了，都回來了，蔣委員長
領導抗日八年的血戰，居然光復成功，我們見到了
青天白日的國旗，我們見到了光明的前途，可是；
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孩子，至今沒有回來（坐下，
伏桌泣）
母：榮兒爹！榮兒爹！你又牢騷些什麼？這些過去的事
不值得我們再想了！
大：（奮起）天老爺太不講理，逼得我們窮人連喘氣的
機會都沒有，世界之大，誰還可憐我們這個窮苦的

家庭，世態炎涼，錦上添花人人會，雪中送炭誰願
意？八年之前，我有的是錢，有的是地位，親戚朋
友，一個個奉承我，尊敬我，等到家敗了，人亡了
，誰也不理我了！這就叫牆倒衆人推，現在我們餓
着肚子，流着眼淚，全家眼睜睜活不了多久了，天啦
！難道說真的不讓我們活下去嗎？
母：（坐起）完了！完了！（神經地）
大：（迎上）你說什麼？
母：我不要活了，這八年以來什麼罪我也忍過，什麼
痛苦我也嘗過，現在光復了，抗戰勝利了，我就是
死也感覺到幸福，（李老大扶住李母）你……你
不要拉着我，你……你讓我死（李媽上）
大：（對媽）慧珠！慧珠！你……妳快來！
媽：（忙扶）婆婆怎麼啦？
母：你們走開，這日子我實在過够了！
媽：婆婆！抗戰已經勝利，蔣委員長對於我們窮苦的人
民，是竭力想辦法救濟……公公……我們窮人是
有救了！

大：真的嗎？
媽：真的！婆婆！您安靜的睡一會兒，世界上有的是慈
善家，決不會眼看着我們死亡的。
大：慧珠說的很對，榮兒媽！天無絕人之路，我們等着
！等着！等着慈善家來救濟我們！
母：（躺下神經地）榮兒！你回來吧！榮兒！你回來
吧！
大：（試探）
大：好媳婦！不要碰過，爲國不能爲家，年青的人應當

爲國效勞，榮兒是一個有志氣的孩子，爲了地下工作，被日本人抓了去，用過一次電刑，灌過二次凉水，咳！太慘了！太慘了！

媳：抗戰已經勝利，到內地去工作的人，一個個做了官，都回來了！爲什麼我們的榮哥，他……他不回來呢？

母：榮兒快回來呀！再不回來，要見不着你的媽了

大：這是誰？

媳：好像是小妹妹的哭聲（小燕哭上）小妹妹是誰欺侮你啦？

燕：是胡同口那個賣麵包的，他打我……

大：他爲什麼事要打你？

燕：因爲我……

大：是不是你偷了他的麵包？

燕：沒有，沒有，我是順手拿的。

大：（打燕）鬼丫頭！

燕：媽！爸爸打我……

母：打得好好！打得好好！誰叫你不學好，偷人家東西！打死也是活該。

燕：可是我沒有偷……

大：（又打）你還要抵賴？

媳：公公：妹妹年紀小，爲了一時的錯誤，把事情做錯了，求您老人家饒恕了他吧！

大：這個孩子也太不學好了！

燕：我……我因爲肚子餓……

大：餓死了也不應該去偷人家的，不錯！我們是窮人，

可是人；決不能因爲窮，就去做出下流的事。再說：我是一個體面商人，爲了國難，所以走上了壞的命運，一個人不管窮到怎樣地步，人格，道德，志氣，是決不能沒有，鬼丫頭，你這一點兒小年紀，居然做出這種不能見人的事，你……你叫我以後還有臉見人！還有什麼臉見人？滾！滾！滾！我不要看見你這種不學好的孩子！……（坐下）

母：小燕！你做錯了事；惹得你爸爸心裏不高興，快跪下……跪在你爸爸面前自己認錯……

媳：（跪下）

燕：（跪下）

大：（跪下）

媳：（跪下）

大：我一生講究人格。注重名譽，想不到我的孩子，做出這種不名譽的事，有我活着一天，我決不能眼看着我的孩子往下流地方去走……

媳：（扶燕進房）

大：唉！天老爺也太不可憐我們窮人，爲什麼不讓我們活下去，我們沒有做過壞事，我們沒有做過缺德的

事……

巧：（合後）老爺：太太：做做好事，發發慈悲心，窮人要餓死了！老爺：太太：（狗叫聲）

大：唉：你聽聽，你聽聽……這外面要飯的比我們還要可憐（乞丐敲門）

媳：（走出門）誰？

母：（神經地）唔！我的孩子回來了！我們的孩子回來

了！

大：榮兒媽！不要大興奮了！

她：（開門！）是乞丐愕然！

巧：（走出）少奶奶！做做好事！……

她：你怎麼走進來啦？

大：快出去！快出去！

巧：老爺！

大：你別叫我老爺。你別叫我老爺，我……我也是窮

人……

她：你這要飯的，也太不懂規矩，敲開人家的門，有這

樣道理嗎？

巧：少奶奶聽您多多原諒，爲了肚子餓實在是沒有辦法

母……是誰呀？

大：是一個要飯的，走罷！走罷！

巧：老先生，並不是我來跟您添麻煩，您看，外面下着

雪，刮着風，有錢的人，大門關得緊緊的，我把碟

子叫破了，也沒有人可憐我，唉！我是一個大學生

了，做了要飯的……誰……誰也不會相信，

大：什麼，你是大學生？

巧：不瞞老先生說，我是南京人，家裏很有錢，家父是

有名的慈善家……

大：既有有錢的少爺，怎麼會做了要飯的，嗯：一定是

你不學好……

巧：不！我是在上海求學，因爲交通斷絕，回不得家鄉

，見不到爹娘……

大：上海沒有親戚朋友，至於同學方面，講義氣也太

少了，就是朋友幫忙。一次二次，多了自己也說不

出口。

大：您貴姓？

巧：我叫陳鑾鐘。

大：好媳婦，快去弄點熱水給陳先生喝……

她：是（下）

巧：老先生！這人真好！

大：唉！這年頭兒好人是沒飯的，（搬毯）

巧：老先生！不要客氣……

大：坐……坐一會兒……

巧：老先生，您貴姓？

大：我姓李（媳婦杯上）

巧：老太太病了？

大：是的！您坐坐……我給我點東西（下）

她：陳先生！請喝口水……

巧：謝謝（接杯喝水）少奶奶！（李大取衣上）

她：可惜我們也是窮人……

大：他……他不是窮人，陳先生是一位有錢的少爺，爲

了交通斷絕，不過是暫時受點兒委屈。

她：原來陳先生是位有錢的少爺，失敬，失敬！

巧：慚愧！慚愧！

大：陳先生，一個人走上了壞的命運，也祇好忍受……

巧：您老人家真是明白人。

大：好說，好說，我出這一件衣服，是我兒子的，他

到內地去爲國効勞，至今沒有回來，這一件衣服我

送給你，也可以擋點兒風。

巧：老先生！我不能拿您的東西，你不是有錢的人。

大：可是這件衣服；對我也沒有多大幫助。

媳：陳先生，您就拿這吧！
巧：好！恭敬不如從命，容我將來報謝！

大：你去罷，我家裡恐怕要發生什麼事情。

巧：老先生！如果需我幫忙，上刀山，下油鍋，我是決不推辭。

大：（搖頭）

巧：唔！對了！我是一個要飯的，我自己要人家幫忙，我幫人家忙，嗚呼！慚愧！慚愧！

大：陳先生！最近交通已經方便，你可以想法回去。

巧：我沒有路費……

大：你可以寫信回去。

巧：我寫過很多的信，總是有沒有回信，老先生！由事變那一年，我就和家裏斷絕了通信，要是家裏起了什麼變化，那我一切的希望都完了！

大：你是一個有為的青年，前途當然是不可限量，陳先生！環境的壓迫，這是沒有辦法……如果有一天，回到你家裏見到你的父母，唔！這真是一個美夢，能叫人興奮，能叫人快樂，陳先生，到了有錢的時候，千萬不要忘了沒有飯吃的痛苦。

巧：老先生，年青人受一點兒苦，這也是教訓，可以知道做官不是容易的，能有一天，我回到家鄉，見到爹娘，我一定請求父母；把所有的財產，獻於國家，振興實業，提倡教育，救濟窮人，同時，我聯合青年同志們，幫同政府剷除敵寇，光復河山，中華民族，建設成爲現代民族國家，服從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完成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

大：好！你真一個好青年，記住，記住你所說的話……

巧：老先生，我走了！
大：去罷！

巧：再見（行禮欲哭怔怔淚下）

大：（關上門）唉！窮人幫助窮人這力量也太薄了（狗叫）

巧：（台後）老爺！太太，做做好事發發慈悲心，窮人要餓死了！老爺！太太！（喊聲漸遠）

母：自己沒有吃還要來救濟別人。

大：一個人要有服務社會的精神，先讓別人吃飽，然後再顧自己，這才是做人應有的美德……

母：有什麼用，現在我們窮得沒有飯吃，有誰來可憐你呵……

大：這也是我的命，唉！

媳：公公，婆婆，二老不要難過，榮哥爲國效勞，要是做了官回來，我們全家都好了！

大：（苦笑）但願如此（敲門聲）

大：誰？

媳：一定是秀英妹妹借了錢回來了（開門，走進少年軍官金國華）唔！是「位軍官」。

華：這兒有一位李老先生？

大：不敢！不敢！我就是姓李！

華：李榮光是什麼人？

大：是我的兒子（指媳）就是他的丈夫。

華：榮光兄和我在一個隊伍裏，咱們是最好的朋友。

大：唔！

華：今天我是來送信的。

媳：媽！榮哥派人來送信。

母：阿彌陀佛！

大：請坐！

大：不客氣，我一會兒就要走的。

大：您貴姓？

華：我叫金爾華，榮光兄叫我把衣服帶回來。

（托起一只包袱）

她：（忙接包袱）他不要穿了嗎？

大：哈！好媳婦，你的丈夫做了官，這種破衣服，當然

不要穿了……

她：金先生，抗戰已經勝利他怎麼還不回來？

華：他不回來了！

大：（驚）什麼？

華：榮光兄說，你們見到他的衣服，就好像見到他的人

一樣……

大：金先生，難道他……？

華：老先生，您也不必傷心！總算他是爲國家盡了責任

了！

大：什麼？他……他死啦？……

母：我一切的希望都完了！（伏桌大慟）

母：誰死啦？誰死啦？是！是我們榮兒嗎？（李她哭）

華：唉！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國家存亡，匹夫有責，抗

戰能够勝利，一方面是蔣委員長領導有方，另一方面

也是我們將士們拿血肉去換來的。對於陣亡將士

的家屬，將來政府方面一定有辦法補救，老先生，

令郎果然是犧牲了，可是國家已經光榮了，我走了

（對她）你勸勸二老吧！唉！（下）

她：完了！完了！什麼都完了（奔至窗前痛哭）

母：（哭）榮兒！榮兒！你真的不回來了嗎？國家你是

盡了責任，可是我們老的老，小的小，難道說：你

就什麼也不管了嗎？

大：（呆視，下跪）天啦！天啦！我的希望全完了！我

就是這末一個兒子，（狂態奮起）是誰殺了我的兒

子，是誰殺了我的兒子？

母：（奮起）我去……

她：（忙扶）那兒去？

母：誰殺了我的兒子，我……我跟他拚命……

大：不！你有病（馮先生上）我（抓馮）好！你這狠心

的！你殺了我的兒子！我全家都完了！全家都完了

！

馮：喂！李大！你瘋啦？（推李大倒地）

大：（急爬起）慧珠！慧珠！你去拿一把刀來，我殺了

這個日本人……

她：公公！他不是日本人！

大：不是日本人？

她：他是收房錢的馮先生！

馮：李大！你欠了三個月的房錢，今天要是不付的話，

可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她：馮先生！請坐！

馮：我不是來坐的，有房錢趕快拿出來……

大：馮先生！（傻笑）

馮：你瘋瘋顛顛的打算抵賴房錢嗎？

她：馮先生！並不是我們脾氣壞，實在是沒有錢……

馮：說一句沒有錢就完了嗎？（大聲）李大

大：你說話輕一點兒。

馮……什麼？我連說話的自由都沒有嗎？

大……不！我家裏有病人。

馮……病人，誰病啦？

她……我婆婆病了！

馮……胆子真不小，窮得沒有飯吃，還要生病？

大……這是什麼話？窮人難道說不能生病嗎？

馮……混蛋！你還要嘴兒？窮不死的老東西，我告訴你，

今天要是把房錢給我帶走，嘿！一會兒我叫警察

來，把你們這兒門給封起來，叫你們一個一個死在

街道上……

大……馮……先生，您老人家慈悲，我女兒出去借錢，還

沒有回來，要是有了錢，我……我送到府上。

馮……送到府上，嘿！你少說這些好聽話（拍桌）快！快

！沒有錢跟我滾出去，跟我滾出去……

大……（跪）馮先生！您……多慈悲多慈悲……

馮……我不是慈善機關（踢李大倒）滾開！

她……（扶大）馮先生，你也太不講理了！

馮……什麼？欠了三個月房錢不給，還說我不講理（拍桌

掙錢）真他媽的好人不能做了，（拍桌）房錢……

房錢……

母……榮兒！（神精地）榮兒！（爬起）

她……婆婆！你不要起來！

母……不，我的榮兒回來了！我要歡迎我的榮兒。

大……你扶着她，你扶着她……

馮……他媽的，這是什麼玩藝兒……

母……榮兒！（抓馮）我的好兒子！

馮……去你的（推母倒地）窮老婆。

她……媽……媽！

大……（摸母臉失驚）呀！他已經死啦！

馮……什麼？死啦！

大……好！好！

馮……這……（李大與她抬母上床）

馮……這老婆子也太不中用了，我不過輕輕推了一下，他

……他就死了！

她……（打馮）你這狠心的！你這狠心的！

馮……別打！別打！房錢我……我不要了！我不要了（逃

下）

大……好媳婦，不要跟他計較

她……婆婆！婆婆死了我們更完了！

大……咳！完了！完了！所有壞的命運全加在我們頭上了

（伏桌泣）

她……公公！我出去一次

大……到那兒去？

她……去我我的表姊他是很有錢的……

大……你……你去罷！

她……（哭下）

大……（跪下哭）榮兒媽！榮兒媽！你天天希望你的兒子

回來，爲了想兒子你就病了，最後，你的兒子死了

，你也完了，天啦你也太殘忍了，（站起）爲什麼

不讓我們有喘氣的機會，（李大坐下後，秀英鬼祟

上將皮包藏在身後）

英……爸爸！

大……秀英！（慢步追上）你……你……你的媽死了（坐

下）

英：媽！（跪在床前）媽！您沒有等我回來，您就走了，可憐的媽，我們窮人的命，也太苦了！也太苦了，天老爺爲什麼不肯同情我們？哥哥去打仗，到現在也不回來（皮包偷放在床下）

大：你的哥哥，他……他不回來了！

英：什麼？（迎上）

大：你的哥哥爲國捐軀，他……他死了！

英：爸爸！您怎麼知道的？

大：有位金先生，是你哥哥的朋友，他說的。

英：也許靠不住……

大：不！有你哥哥衣服帶回來。

英：（哭）哥哥！哥哥！我見不着你了！媽每天希望你

回來（跪下）可憐的媽，哥哥死了，您也走了！

大：秀英！

英：爸爸！

大：你有借到錢嗎？

英：借到了（由皮包中取出鈔票）爸爸！（至大身傍）

錢……

大：（接錢）錢？（站起）秀英！這錢是那兒來的？

英：向人家借的……

大：向誰借的？

英：一個女同學……

大：姓什麼？

英：姓王……

大：叫什麼？

英：王彩英……

大：住在那兒？

英：大西路五號。

大：這是多少數目？

英：我……我不知道……

大：你怎麼可以說不知道？

英：我……

大：（見床上皮包）噢……這一只漂亮皮包是那兒來的？

英：是……

大：快說

英：王小姐借給我的……

大：他爲什麼把皮包借給你？快說，我最恨的就是不誠

實，而喜歡說謊的人，秀英！你……你說老實話……

：如果你是爸爸的好孩子，你就不能騙我。

英：他借給我裝錢的。

大：裝錢的（苦笑）這一點兒錢，還需要用這末講究的

皮包來裝，嚀！你這同學也太好了！（將皮包放於

桌上）秀英！你跟我跪下！跪下！

英：爸爸！

大：跪在你媽的面前。

英：爸爸！

大：你媽是一個高尚的人，有人格，有志氣，他從來沒

有撒過謊，對於他的女兒，當然也不希望有欺騙他

的行爲，秀英，快跪下，你說，你說！

英：說，叫我說什麼？

大：你就說，媽，我是媽的好女兒，我是媽的好女兒。

英：不……我不能說……

大：爲什麼？

英：我不是媽的好女兒，我不是媽的好女兒……

大……呀！（驚退）

英……（忙跪李大前）爸爸！你饒了我，我做了一件不名譽的事……

大……什麼？

英……這皮包是我偷來的，

大……偷來的？

英……王彩英是我同學，我向他借錢，他不肯借給我，我……我心裏恨他，當我臨走的時候，就偷了他的皮包……

大……（苦笑。由笑變哭。秀英失驚慢慢起立驚退，李大打英臉）好志氣，你忘了，我是愛名譽，愛人格，我們雖然是窮，可是人窮志不窮，你的媽，他主張他的女兒，三從四德，你做出這種不名譽的事，我的臉丟盡了！（拍腿打頭坐桌邊）丟盡了！

英……（疾步跪李大腿旁）爸爸！（哭）爸爸！我錯了，我錯了！求您老人家寬恕我，我並不是一個壞女兒，因為家裏窮，媽病了，所以才偷人家皮包……

大……不能因為窮，就去犯罪，不能因為你媽病了，就去毀滅你的人格，要知道，我們寧可餓死，也不應該去犯罪（敲門）呀！誰？

英……爸爸，一定是王彩英……

大……你把皮包還給他不就完了！

英……不……也許他報告警察局，派人來捉我。

大……那末，你就躲一躲……

英……是（逃入房）（敲門聲）

大……（急將鑰與皮包不知如何藏起，亂了一陣，最後藏在胸前……）來了！來了！（忙去開門）

（偵探走出亂我）

大……大爺，你我誰呀？

探……我一個小姑娘，（見母）呀！這是什麼人？

大……是我賤內……

探……他已經死啦？

大……是（拭淚）

探……什麼病死的？

大……想兒子想死的，

探……你的兒子是幹什麼的？

大……五年前去投軍，他……他已經爲國犧牲了！

探……這末說，你的兒子到是一個愛國的青年！

大……唉！可惜他的命太短了！

探……（取出照片）這一個小姑娘是你甚麼人？

大……我……

探……你要老實說，我是警察局派出來的，這一個小姑娘是不是你的女兒？

大……不是！

探……（打李大肩）說實話，

大……是……的！

探……他在那兒。你把他叫出來！

大……大爺，您說什麼？

探……我是說，叫你女兒出來，

大……誰是我的女兒？

探……李秀英，他偷了王彩英的皮包，現在王彩英已經報告警察局，所以我要把他帶走！

大……大爺！大概您是弄錯了！我沒有女兒……

探……什麼？沒有女兒？剛才你不是說（指照）這是你的

女兒，嘿！我警告你。如果在我面前狡猾，對於你太沒有好處了！（注視李大胸前）你胸口鼓起一塊，是什麼東西？

大：我……我這是一種病，

探：什麼病？

大：滋脹病……

探：什麼？你這是滋脹病（竊笑）我沒有聽過過滋脹病是藏在胸口（用手抓李大）。李大嚇得忙躲開）老頭子！你不要怕我，我會治滋脹病……（由李大胸口取出皮包……冷笑）這是滋脹病嗎？你還有什麼話可說？這是你女兒偷王彩英的真憑實據，你女兒一定在家裏（走）

大：（拉住探）大爺，您饒了她吧！

探：這那兒行啊？我們是奉公辦案！再說，一個年輕的小姑娘，做出這種不名譽的，也是你這老頭子沒有家庭教育！

大：他是因為家裏窮，因為他母親病了，所以才犯罪；

大爺您多多慈悲。

探：這不是慈悲的事，你要知道，法律是大公無私決不容氣，我就是可以原諒你們，但是法律它是決不肯原諒的……

大：我家裏死了，大爺！您不能把她帶定（拉住偵探）

探：滾開！（將李大推倒，偵探入房）

大：（狂）天啦！爲什麼緊緊抓住我，不讓我有喘氣的機會，我的兒子，爲了殺敵犧牲了性命，我的女兒，因為家裏窮犯了罪，毀了他的名譽，天啦，您也太殘忍了！

探：（台後）走！走！（小燕奔出）

燕：爸爸！

大：小燕！

探：（追出抓燕）你說出來，秀英是你甚麼人？

燕：是我姐姐……

探：她在那兒？

燕：我不知道……

探：不說出來我就打你……

燕：我知道，

探：在那兒？

燕：在床底下。

探：（對大竊笑入房）

燕：爸爸！

大：小燕我們的命運也太壞了！

（秀英由房逃出）

英：爸爸（忙跳窗逃走）

（偵探追出）

探：（竊笑）嘿！看你能逃了嗎？（跳窗出）

大：唔！（急得昏倒）

燕：（換身哭叫）爸爸

（急閉幕）

民國三十五年正月脫稿於天津大東飯店李昌鑑
寓所此劇爲中國大戲院冬賑而寫。

影名對話集

(李昌鑑編)

▲李燕燕。七歲

▲李燕飛十二歲

▲合演

甲：天下的事，要用腦筋。
乙：這年頭兒，不用腦筋是沒有飯吃的。
甲：你就不用腦筋。
乙：什麼我不用腦筋了！
甲：你當然不用腦筋了！
乙：太氣人了！太氣人了！我什麼地方不用腦筋？
甲：你會罵人嗎？
乙：哈！說笑話，罵人還有個不會嗎？
甲：我說這罵人要有藝術？
乙：呸！罵人還要有藝術？
甲：有藝術，天下的事，什麼事都有藝術。
乙：好，我們試試看。
甲：光罵不行，我們還要表演，像話劇那樣的表演……
乙：表演什麼呀？
甲：描寫一幕夫妻吵架。
乙：哎呀！這可不容易。
甲：所以要用腦筋。

乙：恐怕說不好吧！

甲：這是一種遊戲性質，就是有什麼不對的地方，高明的長者，也會原諒，我們所要介紹的，都是中國的電影名字，但是要說成有意思的句子：不可以胡說。

乙：哎呀！太難了，太難了，我也應該有一個名字，甲：我就叫你「小婦人」

乙：這又不是唱老戲，話劇是時代的藝術，我們所採用的名字，應該漂亮一點兒「蝴蝶夫人」這名字到不錯。

甲：不配！不配！我還是叫你「蕩蕩女」

乙：你到沒有叫我「孟姜女」

甲：那未叫你「報珠」怎麼樣？

乙：好！我就叫你「王老五」

甲：不：王老五是沒有老婆的。（唱）王老五呀！王老五，說你命苦真命苦……（白）哈！我又不命苦，我好像是「紅樓夢」裏的賈寶玉，我也可以說是「三笑」裏的唐伯虎

乙：你呀！好有一比「刁劉氏」裏的刁南樓。

甲：那未：你是「蕩婦」「水性楊花」「武則天」

乙：呀！你這「黑臉賊」「吸血魔王」「黑衣盜」

甲：喂！你真要鬧得「魂斷藍橋」「夢斷關山」嗎？

乙：誰叫你「身是胆」「腦人春色」我是一個「薄命佳人」唉：「芳華虛度」要不是你鬧出「桃色新聞」「我也不會「夜長夢多」

甲：你是什麼了不得的女人，一個「鄉下大姑娘」在「十字街頭」唱唱「漁光曲」

乙：（唱）鳥兒拚命的唱，花兒任性的開，你們太痛快……太痛快呀！太痛快……（白）不錯！我是一「漁家女」你什麼？

甲：我是「大富之家」「秦淮世家」「金粉世家」「風流世家」

乙：如果真是大家庭裏的少爺，怎麼又表演「王先生吃飯難」

甲：這年頭兒，誰不感到吃飯難，你這可惡的「女人」一點兒也不懂得「夫婦之道」一天到晚「樂國恩夢」祇知道享受「胭脂市場」「葡萄美酒」嘔裏唱着「回春曲」心裏想着「靈與肉」我做丈夫的，為生路而奮鬥，為「愛人」而「新生」我是如同「激流」「前進」一生抱定了「人道」「博愛」想起我們結婚的那一年，你居然「逃婚」在那「雷雨」之夜我不惜任何犧牲苦苦的哀求「不如歸」以完成我們……「鸞鳳和鳴」誰知道「人約黃婚後」「紅豆生南國」你居然「牡丹花下」表演那「良宵花弄月」我是一個「現代青年」認定了一來日方長」雖然是一樂府烟雲「青春不再」可是「天從人願」畢竟是，依然是「珠聯璧合」一玉碎珠圓「你演」鳳還巢「我演」合家歡「花燭之夜」「浮雲掩月」「石破天驚」「柳浪聞鶯」留下了「曉風殘月」「桃李爭春」這也是「歡喜冤家」「啼笑因緣」……

甲：「並蒂蓮」「再生花」誰知道你偷了人家「一串珠」要想還我「自由」這是萬萬不能「鐵窗紅淚」真是「恨梅難填」你再三向我「懺悔」我也只好對你永「遠的微笑」「紅杏出牆記」「淚洒相思地」

乙：够了！够了！現在「夜深沉」你少要跟我「生龍活虎」囉囉嗦嗦不怕人討厭，你道「化身人猿」我真拿你沒有辦法。唉：嫁不到好丈夫，雖有「西施」

「沉魚落雁」之容，「楊貴妃」「閉月羞花」之貌「解語花」「奇女子」也等於是「紅粉骷髏」男人沒有一個能瞭解我們女人心。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離恨天」「落花恨」到了老年時代，養了孩子，做了「母親」也不搭「胭脂」也不愛虛榮「碧玉簪」「雙珠鳳」都不值得我心目中愛。

甲：你所愛的是「金鋼鑽」「珍珠塔」

乙：放屁！我愛的是「第二代」就是我們的「掌上珠」

甲：這末說你到是一賢妻良母「萬世流芳」

乙：「小玲子」真是我們的「夜明珠」老婆說：「婦人心」總是愛他的子女，我們這兩個女孩子，大起來，一個是「白衣天使」，一個是「凌波仙子」

甲：你少要跟我「春風回夢記」你看，窗子外面已經有了「日出」這兩個孩子我已經跟她們算過命了，一個是「賣花女」一個是「茶花女」「香閣風雲」「鳳凰子飛」這短不了他們有份。

乙：喂：冤家，女兒難道不是你養的嗎？你這「自由魂」「呀！你為什麼不學「王先生到農村去」表演那「冷月詩魂」住在「獨家村」凡事「不求人」這才是「快樂神仙」如同「濟公活佛」

甲：我「文素臣」是「一代紅粉」娶了你還不賢之妻，每天就好像是表演「武松與潘金蓮」在我們「夫婦之間」一個好像是「風流天使」一個好像是「罵路天使」錯配了姻緣，你演「千金怨」我演「長恨天」

此種不良的結合，直到「地老天荒」「斷腸風月」也是不能美滿。

乙：你這魔鬼，每天跟我吵架，好像是「僵屍復仇記」當我做姑娘的時候，你在「白雲塔」上，向我「追求」我有一個情人，名叫：「霍元甲」你恨他，你殺了他：「古塔奇案」這真是轟動了整個兒京城，現在回憶起來，真是一段「京華舊夢」

甲：喂：你少要胡說，人命關天，豈能由你信口開河「三角戀愛」我並不否認，記得是一個「春天」我們在「桃花湖」上「喜相逢」你是有名的「北國歌后」主演過「歌女紅牡丹」「歌衫情絲」以及「歌兒救母記」尤其是「秋之歌」「梅嬌曲」你是唱得最好，我們坐在船上，蕩在湖心「寒山夜雨」「雪梅風柳」唱着……「結婚交響曲」談着「孤島春秋」事，你好像是「人間仙子」我彷彿是「白馬劍客」「錦繡歌城」都不值得我們去留戀，這真是「飛來福」「鳳求凰」也可以說是「碧血鴛鴦」

乙：我真後悔不應該「花田八錯」糊裏糊塗的做了你的犧牲品，當我們在「初戀」的時候，總以為「香衾春暖」「紅粉知己」如同「乞丐千金」受盡了你打罵虐待，爲了貪圖你「少奶奶的扇子」留下了「春江遺恨」如此「奈何天」我是……「爲誰辛苦爲誰忙」？

甲：你這冤家，叨叨滔滔，儘有這些話說不完「孤城烈女」「木蘭從軍」這些故事，你也應該在腦筋裏捉摸捉摸「千里送京娘」完全上了人家的當，唉！我這也是「英雄難過美人關」中了你的「美人計」誤

入「盤絲洞」我就是盡忠報國的「岳飛」站在「御碑亭」上，也只好躬身下拜，唔！我這兒有一封信，還沒有看呢？

乙：這是那個「醜屍」寫給你的？

甲：你少要罵人「十三妹」你是「秋海棠」的「四千金」雖然是一「船家女」出身，但是「蕊薇處處開」由鄉村而到都市裏來「上海淘金記」「白蛇傳」「觀世音」居然一舉成名，後來因爲「覺靈恨」在那「雨夜槍聲」中，成全了我們這一對「孽海恩仇記」這一封信，我把他念出來……我最親愛的文哥自從看了你所主演的「三劍客」「紅線盜盒」後仰慕藝術，神思夢想，希望你「千里眼」能看透我的心，我也知道，你是「王寶川」裏的蔣平貴，不是沒有良心的「兩地相思」要演成「合同記」事實定然不可如願以償，因爲「使君有婦」「恨不相逢未嫁時」際此深秋獨宿閨房「蕭湘夜雨」寂寞淒涼「晚香玉」「三朵花」都不能慰我痴心「憶中人」「惜分飛」「芳草碧血」但願你能「良心復活」「情潮」起「燕歸來」永遠「三星伴月」「翡翠馬」不再投入他主，我最親愛的素臣哥哥，你還記得；當那春光明媚的時候，我們在中南海划船，花月良宵「萬紫千紅」「桃花潭水」「碧玉倩影」「人海慈航」「彷彿是做了「一夜皇后」盡歡一別，不復再見，但願你「步步高陞」「歡樂年年」最近，我在學校裏女扮男裝，表演那「化身姑娘」這也是「學府風光」「天闈學堂」要知道我是「社會之花」「電影

明星」以往之天真，如今之醜陋，那就等於是「兩代女性」。「李三娘」在磨房，這都是封建時代典型的女性，時代的變遷「黃河」水流，不是「吶喊」着「中國海的怒吼」嗎？好了，夜長夢多，訴不盡許多「風流債」你送給我的「海棠紅」本為紀念之用，因回憶想思之苦，到不如原物奉還，敬祝府上「金玉滿堂」「李香君」表妹「蕩蕩娘」敬啓。

乙：李香君表妹蕩蕩娘這是一筆什麼賬？

甲：這還不是馬馬虎虎糊裏糊塗的一筆混賬嗎？

乙：哈！「楊乃武與小白菜」越鬧越壞。

甲：「教師萬歲」「求婚啓事」都是不合體裁。

乙：夫妻吵架就算完了嗎？

甲：完了！完了！

乙：再會！再會！

李昌鑑稿於民國三十二年夏月

天津市大東飯店

李昌鑑著 已經出版

白夫人

長篇偵探小說

▲提倡夫婦之道有趣的精調
▲喚醒青年爲光明前途邁進



親愛的小朋友！

如果您能說出
怕黃鼠狼(鼫鼠)
的理由我
一定奉贈簽名照片

李昌鑑敬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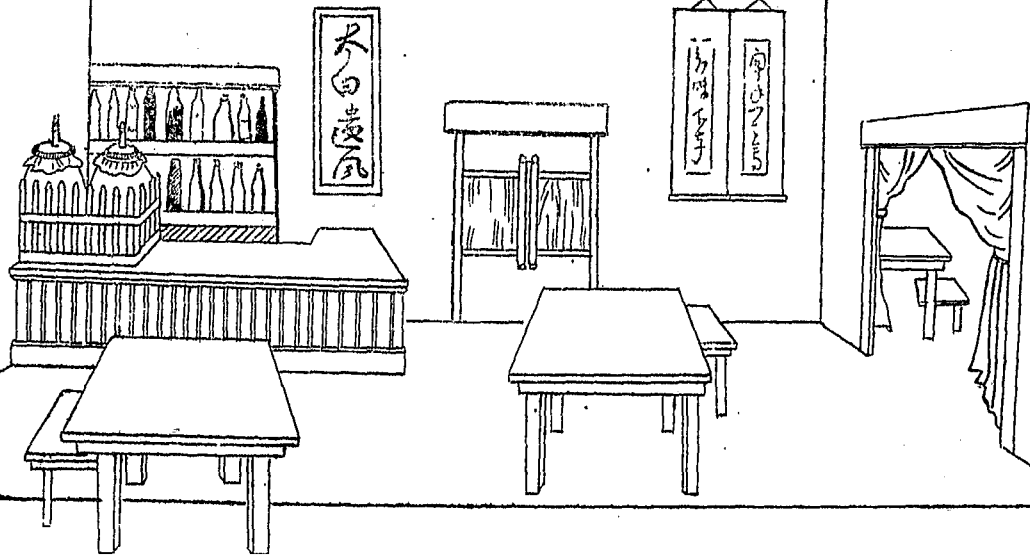


獨幕趣劇

貧小夫大

李昌鑑編

蘭亭



貪小失大

李昌 鑑編

李燕燕 李燕飛 合贊

甲 唐小二 乙 王小二 丙 白榮
佈景：小酒館

(王小二是一個失業青年，沒有生意做，飯又不能不吃，這日子真够他痛苦了！他那位前精太太王二嫂，因為過不慣窮苦日子，每天就短不了婆吵架，王小二平生愛說個笑話，有職業他也不肯好好幹，所以親友們，認爲他不圖上進，是一個墮落青年，今天王二嫂又發脾氣了，氣得王小二往外跑，腰無分文，他竟敢在小酒館裏一醉免乎愁。

白榮先生！是個店的，好漢子，大肚子，戴眼鏡，收完賬，也到小酒館喝二盅，

唐小二見有客人，十分高興急急迎上去招待：

……)

甲……二爺！

丙……什麼二爺不二爺的？

甲……大爺？

丙……少來這一套，我最討厭人家對我客氣。

甲……對不起！對不起！我不對。

丙……本來你不對，一見了面，大爺二爺的真叫人頭疼。

甲……那末！我也應該對你有個稱呼？

丙……乾脆！你就叫我白榮。

甲……成嗎？

丙……成！

甲……吃酒嗎？

丙……不吃酒，我來開玩笑？

甲……哈！二爺！

丙……怎麼又是二爺？

甲……請！對不起！白榮先生，

丙……白榮！

甲……對！

甲……喝什麼酒？

丙……兩兩白乾，半斤黃酒，一斤玫瑰露，八兩五筋皮。

甲……喝這末多酒？

丙……混蛋！我化錢，你管我喝多喝少。

甲……是！我不對。

丙……木就是你不對，這兒有什麼來？

甲……什麼都有。

丙……我說出來的來，你們全有嗎？

甲……全有。

丙……太好了！

甲……說罷！

丙……先來一個紅爐電燈泡。

甲……紅爐電燈泡？

丙……多加玻璃。

甲……這個菜，我們實在沒有。
丙……你不是說什麼都有？
甲……電燈泡怎麼可以紅燻呀？
丙……沒有不行。
甲……那就來一個炒白菜。
丙……放屁！我喜歡紅燻。
甲……也可以，！就換一個吧！
丙……換一個也成，紅燻李昌盤，多加單人話劇。
甲……這一種菜，我長到五十二歲，真是沒有聽說過。
丙……什麼你已經五十二歲？
甲……你看像不像？
丙……我看鼻子太短，有點兒不像家。
甲……您再換一個菜吧！
丙……混蛋！（拍桌）你既然說什麼都有，怎麼一會兒這一個也沒有，那個沒有，你是開玩笑嗎？
甲……對不起！對不起！以後我再不敢說什麼都有。
丙……告訴你……滿口話少說。
甲……是！
丙……無論什麼事要求實際，虛偽，欺騙，這是頂不道德。

甲……是！我領教。
丙……你說吧！有什麼菜？
甲……辣子鷄丁，紅燻潭子肉，
丙……好罷！這兩個菜也不錯，
甲……要什麼湯？
丙……木樨汽水湯。
甲……這汽水湯你就換一換吧！

丙……這兒有什麼湯？
甲……木樨粉條湯。
丙……好！好！快做！快做！
甲……是！（喊）辣子鷄丁，木樨粉條湯，紅燻潭子肉，多加蒜蒜，四兩白乾，半斤黃酒，一斤玫瑰露，八兩五筋皮，做好一點兒……
衆……噫！
（白菜由袋中掏出一包鈔票，五百，一千，一張一張很仔細的點數，王小二一走進酒店，看見白菜手裏鈔票，他眼睛裏好像冒出一股烈火，要不是怕犯罪，他真要做一次強盜……）
乙……伙計！伙計！
甲……來了！來了！
乙……（拍桌）酒！酒！
甲……先生！您喝什麼酒。
乙……隨便。
甲……呔！這隨便是什麼酒？
乙……隨便就是隨便。
甲……五筋皮怎麼樣？
乙……成！
甲……白乾好嗎？
乙……好！
甲……黃酒，
乙……也不錯。
甲……白蘭地嗎？
乙……喝！
甲……喂！先生！到底是什麼酒？

乙……你看著辦。
甲……全都跟過來一點兒。
乙……也好！
甲……吃什麼菜？
乙……你們這兒有什麼菜？
甲……什麼菜也沒有。
乙……怎麼？開了館子沒有菜？
甲……菜有的是，先生！因為我們館子太小，恐怕要不出什麼好菜。
乙……唔！你到很客氣。
甲……哈！先生！總說得好。
乙……我想想。
甲……先來一個紅燒吧？
乙……對！紅燒李燕飛，多加李燕飛。
甲……呸！這是什麼外國菜？
乙……有嗎？
甲……對不起，沒有聽說過。
乙……換一個。
甲……對！換一個。
乙……來一個西瓜炒白菜……
丙……喂！朋友！說話請你注意，炒白菜，請你不要說。
乙……這是什麼話？我說炒白菜與你有什麼關係？
丙……這關係太大了！
乙……是什麼關係？
丙……你問不著。
乙……白菜，白菜，
丙……（怒）伏計！

甲……噫！白菜先生！
丙……不許說先生！
甲……是！白菜，
丙……我告訴你，以後不許你賣白菜。
甲……這恐怕不行吧！
丙……為什麼？
甲……白菜是最好吃的東西，客人都喜歡吃白菜。
乙……對呀！我就喜歡吃白菜。
甲……白菜炒肉片，真不壞。
乙……對！白菜這東西，怎麼吃怎麼好吃。
甲……對！我也喜歡吃白菜。
丙……（拍鼻）咳！把我氣壞了！
乙……貴姓！
丙……我叫白菜。
乙……唔！原來您的大名就是白菜。
丙……噫！
乙……對不起！對不起！白菜先生！
丙……以後你別叫我先生，我討厭人家對我客氣。
乙……這話不對，一個人要自尊自貴，人家對您恭敬，叫您一聲先生，這種禮貌，你是不應該反對的。
丙……是嗎？
乙……人家叫你名字，這是最不恭敬的態度。
丙……要這末說，以後你就叫我先生！伏計。
甲……白菜！
丙……胡說，為什麼不叫我先生。
甲……你不是說，討厭人家對你客氣？
丙……我現在喜歡人家對我客氣，您貴姓！

乙……我姓王，名叫小二。
丙……我們併桌，伙計！快去搬酒菜。
甲……是！
丙……你坐我的。
乙……不！你坐我的，
丙……你坐我的，
乙……你坐我的，
丙……還是你坐我的，
乙……不必客氣，咱們隨便坐，
丙……也好！（乙坐左，丙坐右）
（甲送酒菜上）
甲……白菜……唔！先生！酒菜齊了！
乙……我來跟你斟酒（倒酒）（對甲）你下去。
甲……是……（下）
乙……來！我們乾杯！
丙……好！（喝酒）
乙……哈！今天我十分運氣，能夠見到白菜先生。
丙……我的運氣也不壞，能夠見到小二先生。
乙……今天怎麼有空？
丙……我是出來收賬。
乙……唔！（又斟酒）
丙……謝謝！
乙……再來乾一杯。
丙……不！我不會喝酒。
乙……少喝一點兒沒有關係。
丙……因為我身邊帶了很多錢。唔！讓我來點一點數……
（取出一包鈔票……很滑稽的點數）五百，一千，一千五，二千，三千。（提出一張）小二先生，這

一張票子好嗎？
乙……（取過看）好票子。
丙……一萬五，一萬六，這是一千……
乙……白菜先生，現在壞人多，這錢你得藏好了，被人偷走，這不是小數目。
丙……對！你說得太對了！（忙將票子包好藏於袋中）
乙……來！來！我們乾了這一杯。
丙……這一杯到肚子裏，恐怕要醉了，
乙……我想不會吧！
丙……只此一舉。
乙……下不爲例。
丙……好！乾！（喝酒）
乙…………哈！（拍手）
乙……再來一杯！（倒酒）
丙……老這末一杯一杯往肚子裏乾，覺得沒有興趣。
乙……唔！明白了，你喜歡熱鬧。
丙……對了！
乙……我們猜拳怎麼樣？
丙……好呀！
乙……來！我們出門有利。
丙……出門有利。
（乙丙高聲猜拳）
丙……慢！我得看看我的鈔票，（取出紙包又數）五百，一千，一千五，二千，二千五，三千五。唔！不錯！二萬四千五。哈！（把票子又包起）這錢真是好東西，這年頭兒，祇要你會動腦筋，掙錢到是不困難。

乙……可不！
丙……（將紙包藏於袋中）

乙……白萊先生！

丙……小二先生！

乙……依我說，這一包錢放在桌子上，有我們看着他，那一定丟不了！

丙……對！（由袋中掏出另一假紙包）放在這桌子上，小二先生！您幫着注意一點兒。

乙……是！我們繼續猜拳……

丙……對！來！

（乙丙又高聲猜拳，站到椅子上，站到桌子上，由桌上到椅上，由椅上到地，身子慢慢向低處，越猜越緊張，要特別認真熱鬧……）

乙……一統！

丙……四萬！

乙……九條！

丙……三萬！

乙……八餅！

丙……七條！

乙……紅中！

丙……白板！

乙……發財！

丙……么鷄！

乙……五條！

丙……二餅！

乙……九萬！

丙……一萬！

乙……八萬！

丙……八索！

乙……五條！

丙……六條！

乙……八條！

丙……五萬！

乙……對不起！我輸了！捉五奎，一條龍清一色，門清，缺一門，雙財神，不吃牌，一般高，老少付，么九將，連……張……坎……外帶獨一聽，是大滿貫，雙拉上，白萊先生！你輸了！

丙……我輸了？

乙……輸了就得喝酒。

丙……小二先生！咱們商量商量。

乙……商量什麼？你說吧！

丙……這一杯酒我不敢喝。

乙……爲什麼？

丙……喝醉了不認得回去，事情就不好辦。

乙……沒有關係，我送你回去。

丙……（急）呀！我的錢呢？我的錢呢？

乙……這桌子上不是你的錢嗎？

丙……唔！對！對！您瞧，我的記心也太壞了，哈！（拿起紙包）這兩萬多地錢，我可以買幾十担黃豆，小二先生！您幫着照顧照顧。

乙……你放心，有我在這兒，準叫你丟不了！

丙……那我放心了！

乙……請你把這一杯酒喝了！

丙……好罷！（喝酒）乾！

乙：(拍手)痛快！痛快！
丙：猜拳不好，我們再換一個，
乙：歡迎提議。
丙：喝酒就是一個興趣。
乙：這話太對了！
丙：我們行酒令。
乙：好！
丙：我們各人說出一個字。
乙：請你說得詳細一點兒。
丙：第一句要用四面不通風。
乙：四面不通風。
丙：第二句要加上，在當中。
乙：第二句吶？
丙：加上推出去。
乙：第四句。
丙：要說喝一盅。
乙：這太容易了，
丙：說得不對，罰酒三杯。
乙：行！你先說。
丙：我說田字不通風。
乙：對！口字當中一個十字。是個種田的田字。
丙：田字不通風，十字在當中。
乙：對！
丙：十字推出去，古字喝一盅。
乙：十字由口中拿出來，加在口字上面就變成一個古董的古字。
丙：對不對？
乙：對！

丙：你說。
乙：因字不通風。
丙：這一個字有意思，口字裏一個大字，就是因為你的因字，不錯，因字不通風。
乙：大字在當中。
丙：對！
乙：大字推出去。
丙：口字裏拿出一個大字，變了一個口字，一個大字，這兩個字變成一個字恐怕不行吧？
乙：我有辦法，因字不通風，大字在當中，大字推出去，一口一大盅。
丙：一口一大盅。
乙：怎麼樣？
丙：很不錯。
乙：換一個。
丙：好！我們每人想出一個字，這一個字可以加，也可以減，末尾要用俗語兩句，再添上所折成的字。
乙：這可不容易。
丙：我先說，你要是能對出來，我喝酒。
乙：這話是你說的。
丙：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乙：好！來罷！你說。
丙：有水也爲淇，這淇字就是三點水，旁邊加上一個其字，五世其昌的其字。
乙：你往下說。
丙：有水也爲淇，無水也爲其，去了淇邊水，加欠就是欺，龍因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
乙：請你破解破解。
丙：有水也爲淇，有三點水也念其字，無水也爲其，沒

有三點水也是。念其字，去了淇邊水，把那個淇字邊兒上三點水取消，加欠就是欺，加上一個欠脹的欠字，就變成了欺騙的欺字……龍困淺水遭蝦戲，一條龍，離開了水，被困在沙灘上，就是魚蝦，也都要跟他開開玩笑。虎落平陽被犬欺……老虎在山上特別兇惡，要是落在平陽，就是狗也要欺負他，不跟他客氣……

乙：好句子。

丙：你說。

乙：有水也爲溪。

丙：這溪字就是小河的意思。

乙：要是沒有三點水。

丙：那也是念奚，唱平劇不是有一位奚嘯伯老板，他就是姓這個奚字。

乙：有水也爲溪，無水也爲奚，去了溪邊水，加上鳥就是鷄，得勝的貓兒雉似虎，落毛的鳳凰不如鷄。

丙：請你破解破解。

乙：有水也爲溪，有三點水也念奚字，無水也爲奚，沒有三點水也念奚，去了溪邊水，把奚字旁邊三點取消，加上鳥就是鷄，在奚字左邊，加上一個鳥字，那就是……嗚嗚……鷄字，得勝的貓兒雉似虎，打了勝仗的貓兒，兇得好像是老虎，落毛的鳳凰不如鷄，鳳凰身上失去漂亮羽毛，牠的地位反不如一只鷄。

丙：好句子。

乙：你喝酒。

丙：我實在不行了！

乙：不許扯賴。

丙：你能再說一段，我就喝酒。

乙：有信用嗎？

丙：當然有信用。

乙：好！我再說一段。

丙：你說。

乙：有水也爲湘。

丙：照相的相字，旁邊加三點。

乙：有水也爲湘，無水也爲相，去了湘邊水，加上雨就是霜……各人打掃門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

丙：請你破解破解。

乙：有水也爲湘，有三點水也念相字，無水也爲相，沒有三點水也念相字，去了湘邊水，把那湘字旁邊三點水取消，加上雨就是霜，照相的相字，上面加上一個下雨的雨字，就變成霜字，各人打掃門前雪，各人掃一掃自己門口的雪，休管他家瓦上霜，你就不必管別人的瓦上霜。

丙：好句子。

乙：對不起！請你喝酒。

丙：好！（喝酒）乾！

乙：宏量！宏量！

丙：我們換一句，最後一句，要說出不吃臭鹹菜。

乙：有意思。

丙：你要是對出來，我就喝酒。

乙：好！你先說。

丙：我代表一個有學問的人說話。

乙：很好。

丙：有口也曰和，無口也曰禾，去了禾邊口，加上斗就是科，科甲人人愛，筆墨隨身帶，一旦之間點了解，定規不吃臭鹹菜。

乙：請你破解破解。

丙：有口也曰和，和氣生財的和字，不是一個口字嗎？

乙：是啊！

丙：木字上面有一劈念什麼？

乙：念和字。

丙：對了，有口也曰和，有一個口字旁也念和，無口也曰禾，沒有口字旁，也是念和字，去了禾邊口，把那和字旁邊口字取消，加上斗就是科，禾字旁邊加上一個斗字，就變成了科學的科字，科甲人人愛，有學問的人，當然希望做官，筆墨隨身帶，去趕考，身上帶了筆呀！墨呀！一旦之間點了解，要是僥倖能够中了解元，定規不吃臭鹹菜。做了官，那一定是吃臭鹹菜。

乙：有志氣。

丙：聽你的。

乙：我代表船家女說話。

丙：好極了！

丙：有木也曰橋，無木也曰喬，去了橋邊木，加上女就是嬌，嬌女人人愛，兩乳隨身帶，有朝一日懷了孕，或是成佛，或是點解，我也定規不吃臭鹹菜。

丙：請你破解破解。

乙：白菜先生！橋字怎麼寫法。

丙：橋字一邊兒是個木字，一邊兒是一個姓喬的喬字，三國裏有大喬小喬。

乙：對！有木也曰橋，有木字旁也念橋字，無木也曰喬，沒有木字旁也念喬字，去了橋邊木，把橋字旁邊木字取消，加上女就是嬌，喬字旁邊加一個女字，不是嬌滴滴的嬌字嗎？

丙：對！

乙：嬌女：人人愛漂亮的女人當然是人人愛，兩乳隨身帶，女人要是沒有胸部那就顯得不好看，有朝一日懷了孕，要是有了天有身孕，或是成佛，這孩子養出來也許能够成佛，或是點解，或者是可以中了解元，我也定規不吃臭鹹菜。我做了老太太，這臭鹹菜當然不吃了！

丙：呀！你真壞，這是佔我小便宜。

乙：對不起！對不起！

丙：嗷嗷……（皺眉）。

乙：怎末啦？

丙：我的頭有點發暈。

乙：請你喝了這杯酒。

丙：不行！不行！讓我伏在桌子上睡一會兒。

乙：白菜先生你醉啦？

丙：唔！（將小二長衣服在屁股下）

乙：白菜先生！再喝一杯怎麼樣？真的醉了？

（王小二一看白菜真的醉了，心裏非常高興，認爲發財機會到了，桌上有一個紙包，那裏面有二萬多塊錢，白菜既然醉得已經失去知覺，這一包錢順手擦羊帶走，到可以活幾天，對！王小二就是這個主意，將紙包拿到手，歡然欲走，不料長衣已被白菜坐在屁股底下，要溜走，就得把長衣服脫下，反正一件長衣服二萬多元也是合算，王小二脫下長衣，拿

了紙包，高高興興的走了，其實白菜並沒有喝醉，王小二走了之後，白菜站起身，笑了一笑，由口袋裏取出紙包，點了一點數，不錯：正是二萬四千五一會兒王小二很失望的來了，原來他偷走的不是錢，是一包手紙，王小二見了白菜，不住的打躬作揖。

乙：對不起！對不起！

丙：我誰呀？

乙：白菜先生！

丙：你貴姓？

乙：嘿！我是王小二。

丙：我不認識你……

乙：對不起！對不起！我是有眼不識泰山。

丙：有事嗎？

乙：這件袍子是我的。

丙：什麼……是你的？

乙：白菜先生！你就多原諒，這是我的不對。

丙：呀！我的錢呀！

乙：在這兒，在這兒。

丙：好！好！原來是你偷了我的錢。

乙：不！不！我怕它丟了，所以跟你保存着。

丙：謝謝！你真是一個好人，對不起！對不起！我錯怪你了！（接過紙包）

乙：哈！自己人沒有說的。

丙：（打開紙包）呀！這裏面錢怎麼飛了？好嗎？錢變了草紙。

乙：本來就是草紙。

丙：朋友！這你太不對了！

乙：對不起！對不起！我佩服你的高才，

丙：王小二也有向人低頭的時候嗎？

乙：今天我可得到教訓了！

丙：一個年青的人，應該學好，搗亂是對於你沒有好處的。

乙：是！是！以後我決不搗亂。

丙：自己應該為前途打算。

乙：白菜先生！我現在沒有職業，生活非常痛苦，有什麼前途可說？

丙：前途，是靠你自己去努力，你只要肯吃苦，肯奮鬥

將來當然有最光明的前途。

乙：這末說，我將來很有希望？

丙：可不！

乙：好！以後我要好好的幹。白菜先生！請你把袍子還給我。

丙：你要袍子也可以，這兒的賬你給付了！

乙：我沒有帶錢。

丙：沒有帶錢，竟敢來吃酒吃飯？

乙：白菜！老師！老師！你想一個辦法，我們白吃了這一頓。

丙：也好！附耳過來。

乙：是！（與丙耳語）

丙：哈！妙計！妙計！

乙：照計行事。

丙：對！

乙：妙計！

丙：妙計！

乙：妙計！

丙：妙計！

乙：妙計！

乙：伙計。(甲急上)
甲：來了！來了！
丙：算賬！
甲：是！
乙：喂！伙計！我告訴你，今天是我請客。
丙：不！伙計！開我拿錢。
乙：不行，伙計！你要是拿他的錢，我就打開你的頭。
甲：呸！這簡直是跟我過不去。
丙：伙計！我跟你說在這兒，今天是我請客。
乙：不！(推甲)我請客。
丙：(推甲)我請客。
乙：(推甲)我請客。
丙：(推甲)我請客。
乙：(推甲)我請客。
丙：(推甲)我請客。
甲：喂！喂！我可受不了了！
乙：姓王的，你算有錢。
丙：不客氣，你敢把我怎麼樣？
乙：我打你。
丙：你敢。
乙：不信，我就賞你一拳。(打丙)
丙：呀！你真的動手打人？
乙：打你……
丙：好！這就不能怪我(二人打架)
乙：好！好！你打！你打！

丙：打！打！打！
甲：喂！喂！別打了！別打了！
乙：我用橙子打你……(咚響聲)
丙：變商！變商！
甲：打疼了沒有？
丙：這還會不疼嗎？
丙：你們這樣請客，也太客氣了！
丙：人呀？
甲：已經走了！
丙：他打我你看見嗎？
甲：我看見。
丙：用什麼東西打我？
甲：這一張橙子。
丙：我應該怎麼辦？
甲：跟他打官司。
丙：對！我應該跟他打官司，這橙子是一個見証，你說對嗎？
甲：對！
丙：這橙子我帶走。
甲：做什麼？
丙：我跟他打官司，沒有見証也是不行的。
甲：對！
丙：我走了，再見！(搬起橙子欣然下)
甲：再見！拿橙子去打官司，哈！有意思，有意思！
變：！吃了酒菜沒有給錢，搬了！搬了！我上當了
趕快我追上去，喂！白榮先生！白榮先生！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脫稿於北平前門
外一六三號三樓李昌鑑寓所)

編主 孫敬修 兒童導

新兒童週刊

創刊號出版了！

(每星期二日出版)



孫敬修先生七種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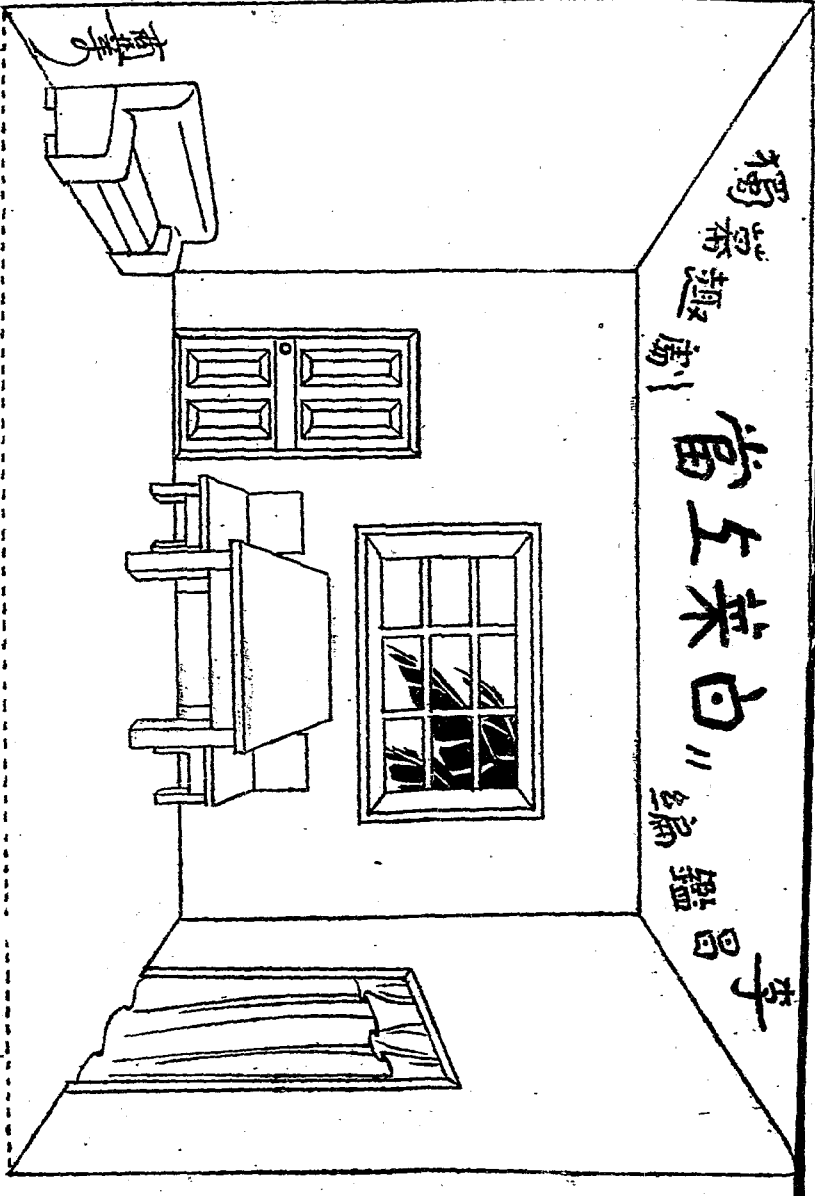
豐富茂糧
並食投稿
文並食投
童神
內容豐富
圖文並茂
兒童精神
歡迎投稿

總發行部前外觀音寺

小小書店

每册售國幣伍百元
各小學校均有代售

獨幕趣劇
當在菜白
李編



李

白菜上當

李昌鑑編

李燕燕 李燕飛 合贊

甲 王二嫂 乙 王小二 丙 白菜

王小二受了命運的支配，失業已久，經濟的壓迫，驅使着往墮落途上去搗亂……王二嫂因受飢寒交迫，在家裏無以發洩，祇有跟王小二吵嘴，小二感到慚愧，一個堂堂男子漢，沒有能力養活老婆，也實在丟臉的事，人窮志短，馬瘦毛長，經濟不肯幫忙，天大的本事，也祇有低頭被人所輕視……不過命運並不永遠是壞的，總能肯吃苦，肯努力，衝破荆棘之路，走上了康莊大道，那時候，自有貴人相助，使這生活會安定而愉快起來，凡事在於人，缺乏堅忍刻苦精神，成功期就不易而得。

甲：你自己說，那一個地方，你是對得起我的？

乙：好了！好了！太太！請你別鬧了，被鄰居聽見了，面子上也實在不光彩。

甲：沃！你還知道面子上不光彩？

乙：我爲什麼不知道？嘿！你也太看不起我了！

甲：如果要我看得起你，你就應該好好的做人，爲你的

事業打算。一天到晚，醉生夢死，將來我着你看怎麼得了！

乙：有什麼大驚小怪？有錢日子過得舒服一點兒，沒有錢，褲帶收得緊緊的，把壞的命運熬過去再說……

甲：你想得真好。

乙：這年頭兒，我事情也太不容易，經濟壓迫我，簡直要喘口氣都不可能，我又不想點兒辦法我樂趣，把病悶出來：有誰可憐我們？

甲：我爸爸跟你我了一個事，你爲什麼不好好的幹？

乙：我喜歡演話劇，你爸爸介紹我到工廠裏去做苦工，這我當然幹不了！

甲：做苦工不好嗎？

乙：把我關在一個工廠裏，永遠低着頭，流着汗，苦幹了一輩子，也別想有出頭的一天。

甲：這話你說錯了，爲什麼有這勞工神聖四個字？

乙：哈！有意思，你也懂勞工神聖。

甲：我雖然不認識字，可是人家說，我會聽。

乙：不容易！不容易！

甲：陳大叔告訴我，工業是建國的基礎。

乙：一個人做無論什麼事，要合乎他的個性，不錯，工業將來一定要發達的，但是我喜歡演話劇。

甲：你就是演話劇，演話劇，演話劇有什麼好處？

乙：好處可太多了！

甲：你到說說看。

乙：話劇可以感動人，能够幫助教育，也可以替國家宣傳。

甲：你總是有說的（白菜很有趣的化裝一個警察，玩笑

的竊聽！)

乙：怎麼？我說得不對嗎？

甲：我不管對不對，肚子餓了要吃飯，家裏沒有錢，你叫我怎麼辦？

乙：太太！不是我說你，什麼事你就喜歡大驚小怪。

甲：窮得沒有飯吃，肚子餓得呱呱的叫，這還不值得大驚小怪嗎？

乙：得了！得了！你就少說一句吧！

甲：不行！不行！我得說：

乙：你說什麼呀？你：

甲：我說王小二差不起老婆。

乙：廢話！我不跟你說了（往外走）

丙：站住。

乙：唉！是一位警察老爺。

丙：過來！

甲：快過去。

乙：哈！警察老爺，

丙：姓什麼？

乙：快說呀！問你姓什麼？

甲：不是問我，是問你。

乙：誰說的，他眼睛看着你。

甲：老爺！您是問我嗎？

丙：沒有問你。

甲：你聽！我就知道不是問我。

丙：（大聲）你叫什麼？

甲：老爺！我沒有說什麼？

乙：哈！老爺！我也沒有說什麼。

丙：鬼頭鬼腦，我看你不是一個好人。

乙：天知道。

丙：怎麼？你不願意嗎？

乙：我：我沒有說什麼。

丙：你姓什麼？

乙：我姓王。

丙：誰叫你姓王的？

乙：我爸爸叫我姓王。

丙：胡說，我沒有叫你姓王。

乙：喂！請你別弄錯了，我是說我的爸爸。

丙：嗯！

乙：我是說我的爸爸。

丙：（用日記本寫）

乙：我的爸爸，（怒意）

丙：我已經知道了，你多說什麼？

乙：（啞啞）這廚可吃大了！

丙：叫什麼名字？

乙：我叫小二。

丙：唔！你就是叫王小二？

乙：不錯！

丙：久聞大名。如雷貫耳。

乙：哈！您說得好。

丙：今日一見，不過如此。

乙：天怎麼不過如此。

甲：你本來不過如此。

乙：少說話。

甲：我要說，我要說。

乙：你再說我就打你。
甲：（兇）你打，你打。
丙：喂！你們鬧什麼？
乙：不是，我這女人……
丙：少說話。
乙：是！
丙：他是誰？（乙不理）喂！你爲什麼不開口？
乙：老爺！您問誰呀？
丙：我問你。
乙：我不能說話。
丙：爲什麼？
乙：老爺！您不是說，叫我少說話？
丙：我問你，你就得說話。
乙：可以嗎？
丙：當然可以。
乙：您說明白了，我知道了，您問我什麼……我就得說話，不說是不行，對不對？
丙：廢話。
乙：唔！廢話不要說？
丙：喂！你胡攪些什麼？
乙：小人不敢。
丙：不跟你說話。
乙：太好了！我可以休息。
丙：（對嫂）你過來。
甲：是叫我嗎？
丙：噫！
甲：老爺！要問我什麼，您說吧！

丙：姓什麼？
甲：姓王。
丙：怎麼你也姓王？
甲：這是什麼話！我丈夫姓王，我當然也姓王。
丙：我是說你娘家姓什麼？
甲：唔！你是問我媽姓什麼？
丙：也姓王嗎？
甲：不！不！姓羅，我爸爸姓閻。
丙：（寫在日記上）你爸爸姓閻，你媽姓羅，你丈夫姓王。
甲：對了！
丙：閻羅王……噫！噫！我的媽呀！這名字聽了有點兒怕。
乙：可不……要把我惹火了，準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丙：（迎前）是誰叫你說話的。
乙：是我自己。
丙：我不問你，你爲什麼要廢話？
乙：我不對。
丙：打嘴。
乙：是！（打嘴）是誰叫你多說？
甲：得了！祖宗！你不說話人家不會說你噯叭。
丙：（對嫂）你爸爸姓閻？
甲：不錯！我丈夫姓王。
丙：閻王氏。不！王閻氏……
甲：對了！閻王就是我。
丙：你胡說什麼？
甲：我不是閻王氏嗎？
丙：怎麼又是閻王氏……？

甲……可不是嗎？
丙……你說得清楚一點兒。
甲……是！我是說得很清楚。
丙……幾歲。
甲……由小時候算起嗎？
丙……那還用問嗎？
甲……一歲，二歲，三歲。
丙……喂！喂！你這是什麼意思？
甲……你不是說由小時候算起嗎？
丙……你祇要報告現在幾歲。誰叫你由一歲算起？
甲……問我現在幾歲，那是更好辦。
丙……什麼更好辦？
甲……我不說瞎話，二十三歲。
丙……結婚已經有幾年？
甲……說多也不多，說少也不少。
丙……是幾年？
甲……也有三四年。
丙……到底三年，還是四年。
甲……都可以算。
丙……這是什麼話？
甲……我們結婚不到三年，可是在沒有結婚之前，我們已經同居了有一年多。
丙……呀！玩笑，玩笑。
乙……老爺！這不是玩笑，我老婆說的話太對了！
丙……喂！你怎麼又說話啦？
乙……因為我喜歡說話。
丙……一會兒問你。

乙……是！（立正）
丙……闔王氏。唔！王闔氏……
甲……又是問我的話。
丙……怎麼你不樂意嗎？
甲……我不敢。
丙……你的派頭兒不小？
甲……是你說得好。
丙……婦道人家太不懂禮貌。
甲……請你原諒，我是粗人，又沒有念過書，什麼也不懂，禮貌是什麼東西，我更是莫明其妙。
丙……接着往下說。
甲……是。
丙……你們結婚之後，夫妻感情怎麼樣？
甲……到是不壞。
丙……你們倆誰怕誰？
甲……我怕他，他也怕我。
丙……誰怕的多。
甲……他怕我的多。
丙……有養過孩子嗎？
甲……沒有，
丙……爲什麼不養？
甲……我不知道……
丙……你怎麼可以說不知道？
甲……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乙……老爺！您也問得太詳細了，養孩子也要問嗎？
丙……我是調查戶口，什麼都得問。
乙……好！好！你問吧！

丙：王小二，我問你什麼，你說什麼……

乙：是！

丙：今年幾歲。

乙：十八歲加六歲。

丙：乾脆，你就說是二十四歲。

乙：不錯！我是二十四歲。

丙：幹什麼的？

乙：什麼都幹。

丙：強盜也幹嗎？

乙：也幹！唔！不對！真被你擾昏了，我們是安

份守己，最守本份，怎麼會做强盜？朋友！（拍丙

肩）

丙：混蛋！什麼朋友不朋友？

乙：唔！老爺！（亂走）

丙：好好的站着。

乙：是！

丙：家裏有多少人？

乙：老爺！這問了有什麼用嗎？

丙：當然有用，要是人口多的話，將來配給方面也可以

多一點兒。

乙：是嗎？

丙：那還錯得了嗎？

乙：哈！說到人口，我們是太多了，

丙：你說我寫。

乙：貓呀！狗呀！雞呀！鴨呀。

丙：喂！喂！這個不能算人口。

乙：他們也有口，他們也要吃飯。

丙：胡鬧，我調查戶口，專門查人的。

乙：查人的，唔！更好辦了，

丙：什麼更好辦？

乙：我們人口多，配給也多，

丙：廢話，快說，你家裏有些什麼人？

乙：您聽着。

丙：不可以虛報。

乙：是！

丙：我：我的老婆。

乙：還有

丙：爺爺……

乙：媽！

甲：孫子。

乙：奶奶的孫子。

丙：說快一點兒。

乙：爸爸……

乙：的兒子，

丙：胡鬧，

乙：舅舅的外甥，表哥的表弟，叔叔的姪子，姊姊的弟

弟，

丙：得了！得了！說了半天，還是你們夫妻兩個人，好

呀，在公務人員面前說廢話，配給全部取消。

乙：不，不，老爺，老爺。

丙：哈，你看看，我是不是老爺，（說時，把帽子頭歪

假銀十完全除下，顯出本來面目。）

甲：呀，是白崇化裝的？

乙：好，你戴了假銀子，冒充警察老爺。

丙：我像嗎？

甲：你也太會開玩笑了，嘿！（怒下）

乙：白崇，今天够你痛快了，嚇得我們夫妻不停嘴的叫你老爺。

丙：因為你時常跟我開玩笑，今天也跟你開開玩笑。

乙：這警察老爺衣服，你是那兒來的。

丙：你要知道，冒充公務人員是要犯罪的。

乙：和你逗着玩，那有什麼關係？

丙：我就是怕老婆。

乙：我怕老婆？

丙：別不承認，剛才我已經看見了，

乙：看見什麼？

丙：跟你老婆裝說好話。

乙：這就是怕老婆嗎？

丙：你自己明白，

乙：你敢跟我打賭嗎？

丙：怎麼樣的打賭？

乙：你說我怕老婆，我說……老婆怕我。

丙：如果你的老婆真的怕你。我情願輸一千塊錢。

乙：這話說出來有信用嗎？

丙：當然有信用。

乙：好，請你把錢放在桌子上。

丙：可是話也得說明在先，如果你怕你的老婆，對不起，你也得輸一千塊錢。

乙：那是當然囉。

丙：你的錢呢？

乙：在這兒。（由袋中掏出錢）

丙：好，我也把錢放在桌子上。

乙：憑什麼我就可以贏錢了？

丙：這好罷，你把你的老婆叫出來，叫她倒茶拿烟，你罵他，他要是老老實實服從，一句反抗話也不說，這我當然認輸。

乙：好，就這麼辦，我進去一次。

丙：你輸了，你輸了，

乙：這是什麼話，我進去一次，怎麼就說是我輸了？

丙：這點兒玩兒，還能瞞過我嗎？你到裏面去，花言巧語，在你太太面前說上幾句好話，你的太太爲了看在錢的份上，來個暫時委曲，你們聯黨，我倒纔

，這我決不上你的當。

乙：哈，白崇，誰說你不聰明那真是罪過，好，我就不到房裏去，……

聽你的，你怎麼說，我怎麼辦。

丙：對！把你老婆叫出來，第一步工作，叫他倒茶。

乙：好！國王太太！

丙：喂！你怎麼叫他國王太太？

乙：她姓閻，我姓王……

丙：應該叫他王閻太太。

乙：現在男女平等，尊重女權，應該女姓在男姓上頭。

丙：你真是新腦筋。

乙：不錯，我是科學腦筋。
 丙：好！好！這是你的自由權，咱不反對，你愛怎麼叫，你就叫吧！
 乙：關王太太！你跟我講出來。
 丙：喂！這請字太客氣了！
 乙：那末！你跟我滾出來。（甲上）
 甲：你鬧什麼？
 乙：客人來了，茶也不倒，你在裏面忙什麼？（指桌上錢）還不去倒茶。
 甲：是！我去！（下）
 乙：白菜兄，怎麼樣？
 丙：奇怪：她怎麼又這末好說話？喂：小二！我可不許你說出咱們打賭的事。
 乙：當然。（甲滾茶上）
 丙：王二嫂長得真不壞。
 乙：你也喜歡嗎？
 丙：小二兄！這話是不能說的，你太太站在旁邊，惹她生氣，事情就不好辦了！
 乙：呀！你已經出來啦？
 甲：我早就出來了！
 乙：茶拿在手裏是什麼意思？
 甲：請喝茶。
 乙：你應該先敬客人。
 甲：我說什麼呀？
 乙：笨貨！白先生喝茶，這句話你都不會說嗎？
 甲：我會說。
 乙：那你為什麼不說？

甲：我說……白先生請用茶……
 丙：王二嫂！（接杯）你也太好說話，你的丈夫這樣對你不客氣，你應該同他發脾氣。
 甲：我不願意發脾氣。
 丙：王二嫂，他罵你，罵你笑貨。
 甲：罵二句，就罵二句。
 丙：你不怕面子上不好看嗎？
 甲：（乙拚命指桌上錢暗示甲這是生財之道，）他是我的丈夫，罵二句也不是什麼丟臉的事。
 丙：喂！你不是說，他怕你嗎？
 甲：有時候他怕我，有時候我怕他。
 丙：遭了！遭了！
 乙：什麼遭了？
 甲：下去，別再廢話。
 乙：是……（下）
 甲：哈！白菜先生你輸了！
 乙：唉！我上當了！
 （李昌鑑稿於民國三十二年冬月天津大東飯店）
 （終）

李昌鑑 著 已經出版

秘密客

長篇偵探
奇情小說

▲麻點遺平津滬數百萬無線電購索

錯 中 錯

李昌鑑編

佈景：旅館房間有窗有浴室。

人物：甲 陳妙玉 乙 陳美月 丙 胡圖且

丁 趙中原 戊 日本憲兵

幕啓：美月吸着烟，很煩悶的走動，這位小姐，家裏很有錢，因為是獨生的女兒，父親對她十分寵愛，屬生慣養，她的脾氣特別壞，凡事任性，祇知享受，而不十分清楚人生應爲前途打算……她的母親到是一位賢妻良母，對於女兒很不客氣的嚴加管束，美月有慈父衛護，她的行動懶懶不往正途上走，而日見墮落，在旅館裏，以交際花的名義結交朋友，她的堂姊陳妙玉知道了，特地來勸她回去，妙玉的性情跟她完全不一樣，她是端莊賢淑溫柔可愛知道女子所應負責任的一個……所以她的見解不像美月那樣胡鬧……如果你聽了她們的對話，就知道這是不同個性……

(敲門聲)

乙：誰？

甲：是我！

乙：(開門聲) 唔！原來是妙玉姊姊！怎麼會被媽找到我住在這兒？

甲：我打聽了很多人，要不因為你是交際名花，我就是福爾摩斯，也就不容易知道你的臨時公館……
乙：好姊姊！您就別跟我開玩笑什麼交際花不交際花，快請坐吧！讓我把門關上……(關門)

甲：這兒旅館到是很不壞呀！

乙：是嗎？

甲：所有的傢具也都是很漂亮。

乙：傢具漂亮不漂亮，我認爲到是不值得注意……

甲：我也知道，你是認爲這地方交朋友是較比方便。

乙：不！我是因爲這兒空氣好，你看，推開窗子，是一個最美麗的花園。

甲：唔！這花園真不錯呀！

乙：到了晚上，開得無聊的時候，站在窗子面前，眼望着花園裏的月色，唱着幻想曲，唔！生命是再我不出比這更意思了！

甲：可是家裏也有很大的花園，

乙：我總覺得比不上這兒美麗？

甲：這也許是你的自私。

乙：不！這是我的看法。

甲：可是，我認爲你的看法是錯誤的，

乙：你總是批評我的不對，姊姊，您也太叫人掃興。

甲：是！我不對，好妹妹，您可別生氣，姊姊不會說話，盡惹你心裏不痛快，呸！這兒還有洗澡間。

乙：姊姊！你要洗澡嗎？

甲：我不要洗，要洗澡家裏有的是地方。

乙：呸！這是怎麼回事？姊姊！特地來跟我吵架是嗎？

甲：咱們坐下來談談，我覺得你的行動，很需要改正一

下。
乙：改正一下？哈！請你快說出來，什麼地方是值得改正的？

甲：你是一位有身份的小姐，家裏高大洋樓不住，而在這旅館裏，妹妹！你不怕人家說你……

乙：說我什麼？

甲：說你是墮落女性。

乙：誰敢這來說？

甲：人家有嘴，你能阻止他不說嗎？

乙：這是我自己所願意，他們憑什麼可以來說我？

甲：妹妹！我們是女孩子別忘了，我們應該愛惜自己名譽。

乙：廢話，名譽怎麼樣？我自己願意做的事，誰反對也是沒有用。

甲：小姐！你就是這末任性。

乙：爸爸從來不反對我的主張。

甲：就因為叔叔寵愛你，把你的脾氣養得特別驕傲，要知道驕者必敗，古老人說話，你應該注意。

乙：古老人，古老人，那是舊腦筋，你當他是金玉良言，嘿！真是笑話，你忘了現在是科學化的世界嗎？

甲：科學化的世界，女人不愛名譽，隨便可以胡鬧是嗎？

乙：我並沒有胡鬧，你怎麼總是挖苦我？

甲：這位老婦娘爲了你，氣得已經病了十幾天。

乙：妹妹！你不應該錯怪他老人家好意。

甲：若是批評我的不對，這是什麼好意？

甲：總希望你做一個高尚女子，所以屢次的勸你，要知道這不是壞意。

乙：我也知道這不是壞意可是話說得太多了，也是很叫人討厭。

甲：妹妹！你這樣說話太不對了，她是你的母親，母親管教女兒，這是她的應有義務，你不接收母教，反而說她話太多，嘿！你也太不孝順了！

乙：呸！呸！真是小題大做，妙玉，你不過是我堂姊，你有什麼權力可以妨礙我的自由。

甲：我是好意。

乙：你得！我就不聽你那一套，告訴你，這年頭兒死腦筋是不會受人歡迎的。

甲：唉！這是叔叔害了你……

乙：咱們脾氣合不來，你真有點兒像我的媽？喜歡說些不合潮流的話。

甲：你別自作聰明，將來你會明白，腦筋太新是會叫你痛苦。

乙：我不信。

甲：妹妹！不要不聽，叔叔是體面商人，名譽是很要緊，你在外面開旅館，交男朋友，對於叔叔的事業，很有妨碍，孀娘的意思勸要你肯回去，什麼話也不說。

乙：我不回去，她老是罵我，我可受不了！

甲：叔叔說了，妳也應該有個歸宿，老這樣在外面交際，不但毀了自己幸福，就是名譽上也是不好聽！

乙：歸宿？爸爸要我嫁給錢老太爺，這就是歸宿嗎？八十多歲的老頭子，爲了貪圖他有錢，嘿！我可不幹

甲……這些理由，你也應該對叔叔說明白，這樣含糊，當然也不是辦法。

乙……說什麼呀！他們把錢看得太認真了，老實說，利用我的青春，盡量我一點有趣的生活？

甲……什麼叫有趣的生活？

乙……比方說，現在各報上都有我的照片，這是多麼出風頭。

甲……出了風頭又有什麼好處呢？

乙……好處可太多了，男人都好像瘋子似的他們一個一個來向我追求，我拿他們開玩笑，這不是很有趣的事嗎？

甲……你不怕失去小姐身份嗎？

乙……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他願意來我倒霉，這可不能怪我不對。

甲……妹妹！依我說，你還是回去，這樣鬧下去，你的前途太危險了。

乙……請你不要勸我……姊姊！你坐一會兒，我到洗澡間裏去洗手。

甲……我想走了！

乙……不！你坐一會兒，我還想跟你談談。

甲……也好！快去洗吧！

乙……OR！咕啦！（入浴室）

甲……唉！這位小姐真沒有法兒勸……

美月到浴室裏洗手，妙玉至窗口看園中花草，突有人敲動房門……接着走進一位很有趣的人物，高個兒，瘦身子，長臉，長頭髮，戴上羅克眼鏡，一頂呢帽，又破又舊，帽小頭大頂在頭上特別難看，

西裝整個兒綁繫在身上，紅領帶也沒有結好，一手拿着鮮花，一手拿着報紙，他的眼特別小，可是嘴又非常寬大，臉白得像臘人，鼻子到是紅的，總之，這樣的人是特別怪……他見了妙玉誤認為交際花陳美月，很恭敬的一躬到底，九十九度，嚇得妙玉倒退數步未見市面的忠實小姐，她那兒有見過這樣奇怪舉動……

丙……呀！親愛的美麗小姐！今天我是十二萬分的運氣，能夠見到大家公認為最漂亮的交際花。

甲……（失驚）喂！你是誰？

丙……唔！不錯！不錯！我們是第一次見面，也應該先介紹：我是誰？美麗的小姐！您聽着……哈！很不恭敬，沒有人替我介紹，我只好毛遂自荐，請您不必見笑，請您不必見笑。

甲……（沉吟）這人怎麼回事？

丙……我姓胡，古月胡……小名叫圖且……圖者惟利是圖的圖，且啊！就是混且的且……胡圖且！（傻笑）

甲……很好！

丙……不！這是您說得好。

甲……到這兒來有什麼事嗎？

丙……我……哈！不瞞您說，自從在報上看到您的照片，還有您寫的大作，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大名鼎鼎，鼎鼎大名，今天我能夠見到漂亮交際花小姐，真是三生有幸，有幸三生，交際花小姐，您長得太漂亮了，人家說李麗華、周曼華，長得漂亮，據我看，她們跟您比，哎呀！差得太遠了！差得太

遠了！

甲……先生！您說些什麼？我真是一句也聽不懂。

丙……怎麼，您不懂我說的話嗎？

甲……先生！我的胆子太小，如果您不是瘋子，請你趕快出去！

丙……我是瘋子？

甲……我不是一個瘋子，你怎麼這樣說話？

丙……小姐！我說得不對嗎？

甲……你也不問問我是誰？

丙……你不是陳小姐嗎？

甲……是啊！我是姓陳。

丙……那就沒有錯了，呀！我的親愛的美麗小姐，你們雖然沒有見過面，但是您的大名，早已深印在我的腦筋裏……

甲……這是從那兒說起？

丙……美麗的交際皇后，我報告您一個好消息，世界上有一個人，他已經對您發生了真正的愛情，這一種愛情，又純潔，又偉大，如果您不肯接收他的愛，他是一個傻瓜，他是一個忠實份子，要是心愛的人對他沒有一點兒同情，他真會自殺，他真會痛苦得發狂！陳小姐！我知道您是慈悲的心腸，一定會給他安慰，一定不會給他失望。

甲……你說了什麼，真是叫人莫明其妙。

丙……親愛的！

甲……（怒）你胡說些什麼？

丙……請您不要生氣，我……我並不是口是心非。

甲……滾！滾！少在這兒胡鬧。

丙……陳小姐！我求你，你千萬別趕我走。

甲……你弄錯了！

丙……唔！美麗的小姐，您以為我愛你這是弄錯了嗎？不！不！這是我的誠意。

甲……（大聲）妹妹！妹妹！

乙……（由浴室走出）什麼事呀？

甲……這位先生鬧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他是來幹什麼的？

乙……喂！你找誰呀？

丙……我是特來拜訪交際花陳美月小姐。

甲……美月小姐是她，並不是我。

丙……唔！您是交際花小姐？

乙……唔！

丙……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弄錯了！

甲……我是對你說過……你弄錯了，

丙……對不起！對不起！

乙……喂！你到這兒來找我，有什麼事嗎？

丙……親愛的交際美麗皇后，聞名已久，久想拜訪，可是我鼓不起勇氣，今天能够得見慈顏，真是三生有幸，美麗的小姐！您可憐我，千萬不要拒絕我，熱烈的對您崇拜的朋友。

乙……您貴姓？

丙……我叫胡圖旦。

乙……我看你呀，一舉一動有點兒混且。

丙……混且？

乙……我跟你素不相識，你到這兒來胡說些什麼？

丙……交際花小姐！

乙……少說廢話，我警告你，你要是再不三不四，我就打

斷你的狗眼，

丙：這太不好意思了，這太不好意思了！

甲：快走！一個年青的人，不為國家盡忠，不替社會服務，談情說愛，這有什麼意思呀？

丙：小姐！您說得對，可是我……

乙：得了！得了！你就不必再說下去了，你有愛我的心，你去愛國家，愛父母，愛你的事業，你愛我！嘿！

這真是多此一舉。

丙：這太叫我失望了，我抱了火一般的熱情，希望

您接收我的至誠誠的愛，沒有想到是一個夢，一個不成爲事實的甜蜜的夢，唔！媽也大令……

乙：（打丙臉）什麼媽也大令……

丙：哈！打得真够痛快。

甲：嘿！真有意思。

丙：交際花小姐，您打得不平均，這一邊，你也跟我來一下。

甲：你這人啦！真是賤骨頭。

丙：呀！小姐！這種地方您是外行，……

（一個男人向他心愛的人追求，不受點兒挫折，是顯不出愛的力量。

甲：哈！你想得真明白。

茶房：（台後）請各位房客注意，現在有軍警查店，

衆人：（台後）查店！查店！

嚟呀！有人查店，你快走吧！

丙：不！不！我不能走。

甲：你不走，我們都是女人，你在這兒，要是鬧出事情

來，我們面子上都不好看。

丙：這幾天風聲很緊，我要是走出去，是非常的危險。

乙：怎麼會風聲這麼緊呢？

丙：陳小姐！您不知道嗎？有許多愛國青年，爲國效勞，擔任情報工作，所以日本憲兵，到處的找那些愛國份子。

乙：你不是愛國份子？

丙：我……我不是？

乙：你是一個沒有出息的東西。

（敲門聲）

甲：唔！來了……

乙：你快走！

丙：不！不！我……我不敢出去，日本人不講理的。

（敲門聲）

乙：壞了！壞了！這……這怎麼辦呀？

甲：我們還是躲一躲。

丙：對了！我們躲一躲。

乙：你們快躲吧！快躲吧！快躲到洗澡間裏去。

丙：是！是！我們走（拉甲）

甲：你走你的，你拉我幹什麼？討厭！（敲門聲）

乙：快把門關上，快把門關上……

（敲門聲）來了！來了！

（開門聲）嚟！你是誰？（走進愛國青年）

丁：小姐！小姐！你救救我，你救救我……

乙：是怎麼回事？

丁：先把門關了，我們再說吧！

丁：你不是強盜？

丁：不！（忙關上門）小姐！如果您不忘祖國的話，你一定會同情我，你一定會幫助我。

乙：這末說，你是一位愛國青年。

丁：不！不敢說是愛國，我們是人，我們是中國人，國家在生死關頭，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起來跟我們敵人拚命。

乙：你說得對。

丁：日本人已經知道我所做的工作，他們現在到處找我。

乙：你也住在這旅館裏嗎？

丁：是的！我就住在前面十二號。

乙：你可以跳窗逃走，這外面是一個花園。

丁：不！日本憲兵已經把這旅館整個兒包圍起來，我無論到那兒都是危險。（敲門聲）

乙：呀！他們來了！

丁：我怎麼辦呀！

乙：你躲一躲。

丁：（勇敢地）我還是跟他們拚了！

乙：不！這樣的犧牲太不值得。

（敲門聲更緊）

乙：來了！來了！你躲到洗澡間去吧！

丁：也好！（忙入浴室）

戊：（台後大怒亂踢門）爬克呀羅！爬克呀羅！慢慢的

開門，什麼意思？

乙：來了！來了！（開門）開什麼呀？（日人憲兵上）

戊：呀！挺好！挺好！花姑娘！我的奧柯桑的日本國房子的幹活這邊沒有，

乙：你放的什麼屁？

戊：什麼？什麼？你的說話挺好沒有。

乙：到這兒來有什麼事嗎？

戊：我的看看，有一個年青的，他的幹活一定是重慶派來的，

乙：什麼年青年青？我不知道，你快走出去，這屋子裏就是我一個人。

戊：呀！隨便說話不行，

乙：我就這末說了，你敢把我怎麼樣？

戊：我得裏面看看（往浴室門走。）

乙：（忙攔）不！你得讓我說一句話。

戊：什麼？

乙：這房裏要是沒有人，你得向我道歉。

戊：一個年青的我看看，他是逃到你的房子裏。

乙：唔！不錯！是有一個年青的，慌慌張張到了我這屋子裏，我看他形跡可疑，一定不是奸人，所以我要

抓住他，交給你們，他不知道我不能幫助他，所以他

就跳窗逃走了。

乙：這個窗子逃走的。

戊：是的！

乙：我得去看看（爬窗出）

戊：唔！太危險了！

丙：（台後）喂！喂！你說呀！

甲：（怒出）有什麼可說的？

丙：（跟出）我需要知道，他是不是？

甲：你這人也太討厭了，他不是我妹妹朋友，你管得

着嗎？

丙：我不過這末問問，你也犯不着生氣呀！

乙：姊姊！他說些什麼？

甲：剛才不是一個年青的，躲在洗澡間裏嗎？

乙：是啊！我叫他躲在裏面的。

甲：他逼着要我說出來，那一個男人是不是你的愛人。

乙：是我的愛人又怎麼樣呢？

丙：這是您的自由，我有什麼辦法呢？

甲：其實呀！你也是多此一舉。

丙：不過，我……我太失望了！

乙：你呀！腦筋應該清醒清醒，粉紅色的美夢，要是再做下去，你自己想想好意思嗎？國家需要你們年青人去服務，一樣一個人，可是志趣就不一樣，你有談愛情這寶貴的光陰，爲什麼不替國家去盡點兒責任呢？（戊站窗外看）

丙：對！我應該爲祖國出力，日本人跟我們過不去，我一定不能放鬆他們，打倒日本軍閥。

戊：好！（爬窗入）爬克呀羅！（打丙）爬克呀羅！什

麼亂七八糟說話？

丙：喂！你打人可不行，日本人是父母養的，我們中國人也是父母養的，開口罵人，動手打人，這樣野蠻舉動，太無人道了！太無人道了！

乙：好！你真勇敢。

丙：慘無人道的日本軍閥，你霸佔我們中國疆土，殺害我們愛國同胞，欠了我們中國血債，這筆血債，早晚是要跟你算一算。

甲：好！你真是愛國青年。

戊：（亂打丙）爬克呀羅！爬克呀羅！噯個郎！噯個郎

……你的胆子大大的，你的死了死了！害怕沒有？

丙：大丈夫生在天底下，貪生怕死那還有什麼臉見人，老實說，中國人的血，永遠是熱的，不把鬼子殺盡了，也穩不起爲國盡忠。

乙：太好了！

丙：你是重慶來的。

戊：不！我不是！

丙：走！

丙：到那兒去？

戊：總兵隊說話。

丙：不！我不去。

戊：你是重慶派來的反對我們，不去你說行嗎？

丙：喂！你弄錯了，我不是重慶派來的，

戊：（打）爬克呀羅！爬克呀羅！你什麼說話。

乙：勇敢一點兒怕什麼？

丙：對！你不要動手打大，我跟你去。

戊：走！

丙：走就走，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你們這些魔鬼，上帝不久也會給你們重大的懲罰。

戊：開來話耐，話立拉，利紅金瓦，明拉，屜泥達挾絲

加：呀！爬克呀羅！爬克呀羅！（將丙連打帶推下

）

甲：妹妹！這不是害了胡亂且嗎？

乙：誰叫他那末糊塗，那末混且。

甲：我們救了一個，害了一個，在良心上，我總覺得很

對不起胡亂且。

乙：這也是給他教訓，年輕人不要正業，鬧出事情來也

新書預告

南希文具圖書書籍地圖。自來水筆學校用品

李昌鑑著 ▲▲偵探小說
秘密客 現已出版！

孫敬修著

兒童故事
琳琳世界記
環遊
孫敬修歌唱集 第二集

何述平著

兒童成語故事
兒童笑話

李昌鑑著 ▲▲偵探小說
白夫人 現已出版！

近期陸續出版

鄭頤淇著

現已出版
科學家與發明

李昌鑑著

小學劇本
專集

孫敬修編著

小朋友們給我的信
孫敬修歌唱集第一集
再版現已出版了

鄭頤淇編著

孤兒
孫敬修講述
孤兒
歷史
記

前門外觀音寺二十四號。電話二局四〇九五

是自取。

甲：我們把那位愛國青年放走吧？

乙：對！喂！（敲門）你可以出來了，

丁：是！我出來了，（女人打扮走出）

乙：唉！你怎麼穿了我的衣服。

丁：我化裝一個女人，也許可以逃過今天的危險。

甲：哈！這辦法到也不錯。

丁：剛才那位胡先生呀？

甲：日本人已經把他帶走了。

丁：怎麼回事？

乙：日本人弄錯了，

丁：嗟呀！他代我受罪，我大對不起人了。我：我趕快

想法去救他。

乙：我陪你出去。

丁：謝謝你。

乙：不要客氣，快走吧！

甲：我也去。

乙：好！我們一塊兒走。

（劇終）

李昌鑑脫稿於民國三
十六年春月北平前外

諸位小朋友：

兒童劇本專集，是你們最好的讀物，有很多教育性的題材，無形中也能給你們明白了許多社會上的事情：

開遊藝會或者你們愛好戲劇者，

這劇本是你們不可缺少的標本，如果你們要排練某一個劇本，編者李昌鑑先生肯義務的來跟你們指導，決能使你收完善的美滿結果。

▲小小書店啓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marks, including a large 'X' shape and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

